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內翰范公

公名祖禹字淳甫成都撰改禮部侍郎
第知資州龍川縣司馬擢郎兼侍講遷
資治通鑑書成除祕書著作郎兼侍講
即位擢右正言以親嫌改著作佐郎

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遷
右諫議大夫兼實錄修撰改禮部侍郎
進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史院事又爲翰
林學士兼侍講 哲宗親政以龍圖閣

學士知陝州紹聖初提舉亳州明道宮
繼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
州卒年五十八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被金甲至
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旣寤猶見之
是日公生遂以爲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
稱鄧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曰或
配甫子而稱之故字淳甫

家傳

公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通議河南君

皆蚤世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已子公自以
既孤每歲時親賓慶會慘怛若無所容閉
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
皆一時聞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
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
忠文諸子爲諸父行云

家傳

熙寧三年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
公同編修供職祕省時王荊公當國人皆
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
荊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

往見

家傳

初溫公又辟劉公敞劉公恕同修書及溫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各在官所獨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此書致力爲多是時富韓公致事居洛韓公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公獨厚疾篤召公以密疏授之大抵論王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韓公薨或疑以爲不可奏公卒上之

家傳

元豐三年三月五日

神宗晏駕六月七日

公上䟽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
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
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已來不唯人臣無
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 國朝

自 祖宗已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
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
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
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
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
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

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
也旣以日而爲之又以月而爲之此禮之
無據者也旣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
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
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
已行之禮旣不可追且裘裳不可以服勤
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亦是也臣
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

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禭不必爲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論厚葬之禍乞於儉制之中更加損約未報又奏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今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也人主獨以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也凡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

孝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
吉禮則服冕既畢禮則復衰今人主素

服以聽朝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
法也唯群臣燕服當爲之制葢年之內純
用縞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
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
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
庶人唯遏密三年所以爲君服也今祔廟
之後群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
息習爲俗樂之浮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

義也彼不爲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
至於困窮哉臣以爲禁之合於禮而無傷
於俗請禁之便執政皆以爲難唯溫公然
之而議竟寢

家傳

公除正言客有言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
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
不言乎殆不然也

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
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欲獻之
神宗屬神宗已不豫未及上元祐元年

上表進其書

家傳○又遺事云公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爲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

鑑欲移文開封毀板冲力陳不可乃已○又云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它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潁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

觀書近日且

且看唐鑑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爲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湏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

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遺事

除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其略曰祥禪將

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
端皆由此始又况 皇帝富於春秋聖性

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輔養不可

不

御名

陛下若崇儉朴以輔聖德使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

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

無疆之福也臣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

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爲不多

矣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故願預爲之防

止於未然

家傳

忠文公在許公謁告省觀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賞賜蜀公初朝廷旣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公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

家傳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
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
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更不作宴唯因事
則聽樂庶合禮意

上從之
家傳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
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
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
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爲
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
人爲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

人每遇太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爲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爲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振恤湏要實惠及貧民

上納用焉

家傳

講論語畢賜宴于東宮

上遣中使賜御書

唐人詩各一首宰執講讀官凡十有三人拜賜公表謝曰臣願

陛下篤志學問亦

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又賦詩以獻
退而節畧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
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
之家傳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其畧曰 陛下今日
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
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
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
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
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

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
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
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
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
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
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 陛下惜此日
月願以學爲急則天下幸甚

家傳

除諫議大夫充實錄修撰時呂申公已薨公

遂就職

家傳